



# 我的聖召歷程

■文·圖片提供／薛井然神父（鮑思高慈幼會士）

我於1974年在台南市東門路中華殉道聖人天主堂領洗，父母也都是幼時領洗的教友，所以我是他們婚姻聖事的初熟之果，也是家中第三代的天主教徒。因為我所領受的是嬰兒洗禮，有記憶的時候已經是基督徒了，這為我日後選擇修會之路，省下不少麻煩。但若問我是不是很早就想做神父？我想我會搖頭，因為幼時對神父的印象不是那麼清楚。

## 年幼相遇鮑思高

小時候，眷村附近教堂的主任司鐸是位美籍遣使會士，相當年邁，我很尊敬他。記得當時和大人參與彌撒，整個聖堂好像只有我一個小孩子，但是我聽不懂神父在講什麼，也完全不會唱聖歌，像個傻瓜一樣，乖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，直到禮儀結束。

5歲時，我們家搬離了眷村，開始我的「冷淡教友時期」。其實，也並不是完全與教會脫節，只是因為不知道新家附近的教堂位置，所以就沒有每周主日參與彌撒。直到與我相差9歲的弟弟要讀幼稚園的時候，我媽才找到那間有附設幼稚園的歸仁聖鮑思高天主堂。

那時，經常在歸仁聖鮑思高堂舉行彌撒的神父是慈幼會的李振華神父，也是我日後就讀的慈幼高工校長。我媽從他那邊聽到關於聖鮑思高的事蹟，她就回來講給我聽。所以，第1個向我宣講聖鮑思高、為我日後修道鋪路的人，竟然是我家的老媽（回想起來，還是有點不可思議）！就讀慈幼高工也成為我人生的轉捩點。

## 「我是天主教徒！」

我這裡想插播一段往事。小學時，我曾和幾個同學受邀參加附近長老教會的活動，記得有個有獎問答，我不記得當時傳道員問我什麼問題，而我的答案是「耶穌基督」。主持活動的傳道員很驚訝，問我為什麼會把「耶穌」和「基督」兩字聯結來用？我同學很直接幫我回答：「他是天主教徒。」

其實，我當時也分不清楚自己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，於是回家問老媽。那次我很清楚記得，老媽說我是天主教徒，於是我不再去長老教會了。那時，我覺得身為天主教徒，卻不知自己信仰的內容為何，實在愧對良心，所以我開始

關心教會相關訊息。原本只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名實相符的天主教徒，沒想到後來竟進入修道院。

## 表白修道意願

相信大部分的出家人，都不免要通過自己原生家庭這一關，

我也是如此。家人大概做夢都沒想過，像我這種看起來沒什麼雄心大志的人會想當神父，所以我必須很努力地向我家族成員表明想法，並加以溝通。

其實當時我也有點膽怯，一直拖到要離家的前幾天，才向老爸表態。老爸當時相當錯愕，只丟出一句：「我覺得你不適合！」我們父子倆就分別轉過身去，避免接下來的尷尬，但是老實說，老爸的這句話讓我非常不服氣。

其實，家人私底下的動作都沒停過。老爸找了二姑姑，她是我幼時的啟蒙老師，所以她對我算有權威的。二姑姑跑來質問我：「為什麼想去當神父？」我低下頭支吾其詞：「想趁著還年輕去嘗試一下嘛！如果不成功，那還可以另謀出路。」二姑姑緊追不捨地繼續問：「那如果成功了怎麼辦？」我這時才抬頭望了她一眼：「如果成功了，那就恭喜我啊！都已經成功了，妳還想我怎麼辦？」這招算是奏效，把我難纏的二姑姑給擊退了！

我還有一招準備對付老爸，明白向他攤牌說：「我已經成年了，有權選擇自己要走的道路。」意思就是叫他別管我了！這句話像是一把利劍，我在心裡演練了許久。結果，就在離家前一晚，我再次鼓起勇氣去向老爸告白，最絕的那句話已經到喉嚨了，誰知我還沒開口，老爸就揮一揮手說：「好吧，你就去吧！」就這樣，那把準備已久的利劍，終究沒有出鞘。

## 神職歷程挑戰多

雖然我當時還不很清楚自己選擇了什麼道路，但還是很高興地加入鮑思高慈幼會。我先在屏東潮州初學，發願後，被安排在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先後學習哲學和神學，中間在澳門路環九澳聖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實習兩年，前後整整9年，直到被祝聖為神父才返台。

在台南的慈幼工商擔任宗輔主任3年，後來又得到長上的恩准，在輔大修習取得宗教學碩士學位，期間也參與堂區服務和在聖心女中擔任教學實習。之後，再回任慈幼工商宗輔主任3年，才又接手後甲聖母進教之佑堂和歸仁聖鮑思高堂的主任司鐸，至今晉鐸已經16年了。



▲聖若望·鮑思高以生命去愛青年人，是他的神子們所追隨的芳蹤。

▲本文作者薛井然神父（左）於香港聖神修院進行神學培育，獲陳日君樞機嘉勉。

回想在香港度過的同會弟兄共融修院生活，可說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之一。儘管與人相處有不少衝突，但每一次的寬恕接納，都是一個寶貴的人生經驗。我在家中一向沉默寡言，在香港努力學習用不是母語的廣東話與人溝通，而且還要想辦法用福音去觸動青年人的內心，真的是一種非常特別的體驗。

## 效法鮑聖勤牧養

服務於孕育我家庭信仰的台灣天主教會，似乎理所當然，卻也有點意料之外，因為我本來很想遠赴中國大陸，為修會開疆拓土。但當我願意聽話回到故鄉，用一個司鐸的眼光來審視台灣的教會團體，發覺本地教友的信仰培育方面，並沒有如同經濟發展一樣先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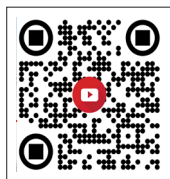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教友對自己所屬的教會本身就有成見和誤解，那也不用指望他們肩負福傳的使命了。我覺得自己身為教會聖職人員，有責任去改善這困境。

首要的事是發揮我慈幼會會士的本色，去宣講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。其實本來應先講耶穌，但台灣認識耶穌的人不少，知道鮑思高的卻不多。

我小時候也曾以為神父們都是食古不化的老頭子，但在經驗過鮑聖的教育法之後，可說是徹頭徹尾改觀了！

我在某個場合曾經分享，以現在的我來說，維持原狀是我未來最好的發展方式，我無法想像自己成為司鐸以外的人。我確信我的不變，是為促成其他人的改變。

我不知道未來會如何變化，但我想我應該還是會在自己服務的地方，用宣講的方式，讓台灣的人們建立並更新自己信仰生活。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，而且並不是未來式！



▲歡迎訂閱慈幼會聖召辦公室的頻道



▲2015年，台北總修院主辦聖召展，希望更多人答覆天主召叫。